

第一章

臨近夜晚十一點，狄清宇從超商裡買了宵夜出來，突然聽到遠處傳來一陣嘈雜聲。

「喂，前面的摩托車停下來！警察！」

安靜的馬路上傳來摩托車飛馳而過的響聲和警察無奈又惱怒的警告，沉寂的空氣被車輪摩擦地面和引擎轉動的聲音撕開，一晃而過後還留有隱約的餘音。

被交警追趕警告的摩托車騎士卻絲毫不以為忤般，仍以超過限制的高速，頭也不回地往前衝著。

狄清宇微微眯起眼睛，興奮地看著那輛摩托車以極度優美的姿勢「刷」一下轉過一個轉角，紅色的車尾燈在夜色裡劃出一道猩紅的軌跡。

那人沒有戴安全帽，一頭烏黑的長髮披散在背上，被風吹得揚起。

聽說最近幾個晚上總有一輛超速的摩托車在路上被交警追，但是好像一次都沒有被追上。

他本以為是近來值班的交警技術太差，現在看來，應該是對方的技術太好。

而且竟然是個女人？厲害啊！

正想著，後面追著的那輛警用摩托車本來已經駛過他身邊，卻突然一個煞車停了下來，車上的交警轉頭，朝他看了過來。

狄清宇眨了眨眼睛，疑惑地看著對方，不明白自己安安分分地站在路邊，怎麼也招惹到警察了。

對方突然從車上跳了下來，摘下安全帽，激動地大聲喊道，「清宇！真的是你！」仔細朝對方看了一秒，狄清宇這才激動地一跺腳，拔腿跑了過去，「文彬！這麼巧！」

「可不是。」張文彬一拳砸在老同學的肩膀上，還想說什麼，笑容卻突然僵住，別過頭朝轉角後的馬路看了一眼，條地瞪大眼睛。

狄清宇狐疑地皺了皺眉，也跟著看過去，只見十公尺開外，之前的那輛摩托車居然停在路邊，騎士回頭看著這邊，竟然好像是在等他。

張文彬咬牙不爽地哼了聲，轉頭看向狄清宇，突然把安全帽塞進他懷裡，「清宇，今天幫忙把這囂張的傢伙給攔下來，兄弟明天請你喝酒！」

「喂，這可是你說的啊。」

「那當然，兄弟什麼時候說得出做不到了。」

「好，我就來會會她。」勾起嘴角，狄清宇笑得很樂，接過安全帽戴上，長腿一跨，就在摩托車上坐穩。

狄清宇，二十七歲，警校畢業的熱血青年一枚，目前在警局工作，業餘愛好很多，其中最擅長的就是賽車。

跨上車的他微眯起眼睛，催動了手下的油門。

幾乎同一時刻，前方摩托車上的人也轉動了油門，引擎聲時在安靜的夜空下突兀地叫囂起來。

沒有任何商量，兩人同時如離弦的箭般竄了出去。

狄清宇微微伏低身體，幾乎可以聽到自己身體裡血液沸騰的聲音。

已經很久沒有碰到這樣的對手了，比起文彬要請他喝酒，追上這個人對他來說更具挑戰性，飆車向來是不良少年的喜好，所以學生時代，一直沒什麼人和他一起玩車。

進入警校之後，規規矩矩的訓練更不容許這種活動存在。

摩托車逐漸離開了市區，漸漸寬闊的道路也讓兩人放開膽飆了起來，隨著雙方的距離被拉近，狄清宇心裡的得意使他嘴角的弧度開始變大，忍不住高聲朝前面喊了一句，「喂，前面的小姐，停車吧！」

對方沒有理他，疾行的背影在夜色下顯得單薄而瘦削。

狄清宇玩味地看著對方飛揚的長髮，心裡想，這個女人還挺倔強的。

「小姐，妳逃不掉了，乖乖停車吧。」距離被拉到不足幾公尺時，他又喊了一句，聲音順著風傳出去，在寂靜的夜色下顯得異常清晰。

前面的人突然停下車，驟響的尖銳煞車聲讓人擔心那輛摩托車的輪胎是否會就此爆開。

狄清宇跟著停下車，就停在那人旁邊。

「小姐，我說……」調侃的言語已經出口，卻因對方接下來的動作而驟停。

修長的腿隨性地從摩托車上跨下，對方伸手勾起長髮輕甩了下，轉過來的面容在微弱的路燈和月光下依然清晰可見。

那絕對是個美人，白皙的瓜子臉，狹長的鳳眼，挺直的鼻梁，性感的薄唇，黑色領恤的領口處露出迷人的鎖骨，修長完美的身材更是透著性感，就連隱藏在下巴陰影下的喉結都有著誘人的弧度。

等等，喉結？

狄清宇瞪大了眼睛，又下意識地眨了幾下。不是女人？這個留著一頭長髮的傢伙竟然是個男人

「看來現在的條子眼睛都不好。」嘴角勾起譏諷的笑意，「美人」臉色陰沉地開了口。

狄清宇還陷在那個讓人震驚的事實裡回不了神，只能愣愣地看著對方，月色下，那人一雙帶著寒氣卻尤為晶亮的眸子讓他的心怦怦跳了起來。

對方卻沒再說話，又看了他幾秒，便趁著他呆著的時候，轉身騎著摩托車走了。車尾燈在夜空下劃出猩紅色的軌跡，轉眼間便消失在視野裡。

第二天下午下班後，狄清宇騎著警用摩托車去找張文彬，因為他今天休假，所以昨晚後來就沒有去找他還車。

交警大隊現在最好的福利，就是每個人都配了車，這樣就不用休假時把車停回隊裡，其實也是為了有突發事件時，休假人員可以立刻出動。

好在狄清宇雖然不是交警，好歹也是個警察，穿著制服夾克騎著警用摩托車在路上也不會太引人側目。

到了張文彬家樓下停好車，他跨著大步上了樓。

「我說，你怎麼不告訴我昨天那傢伙是個男人啊，害我對他小姐小姐的叫，結果

被人懷疑眼睛有問題。」

一進門，狄清宇扔下安全帽，就大刺刺地坐到沙發上，斜眼看向正一臉無奈地看著他的老同學。

「拜託，我也沒告訴你那是個女人啊，是你自己看到人家留長髮就以為是女的吧。」

「呸，我哪會想到有男人會留那麼長的頭髮。」他對天花板翻了個白眼，咕噥了一句。

張文彬嘻皮笑臉地湊了過來，「怎麼樣，那傢伙長得怎麼樣？聽之前追過他的同事說長得很不錯啊。」

長得怎麼樣？聽著這句話，狄清宇挑了挑眉，腦子裡立刻跳出昨天在月光下看見的那張臉，再次在心裡肯定了，那是個美人。

「嗯，確實不錯。」坐起身，他點了點頭表示肯定。

「嘿嘿，怎麼樣，對你的胃口嗎？」臉上升起戲謔的笑容，張文彬在狄清宇身邊坐下，長臂一伸，勾上他的肩。

狄清宇扯了扯嘴角，「」的一聲拍開他的手，「喂喂，我可不是那麼隨便的人啊，那個是要講緣分的。」

張文彬很不給面子的地笑了起來，狄清宇瞪了他一眼，站起身朝他做了個鬼臉，走到旁邊的衣櫃，拉開門就開始翻衣服。

他和文彬從高中開始就是同學，後來警校還分在一個宿舍，彼此的關係鐵得不得了，文彬家他也常來住，所以衣服什麼的都有。

「我說清宇，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有節操了？去年在酒吧裡碰到的那個美少年還不是當天晚上就上了你的床？」

「喂，那次我喝醉了好不好，而且根本就是那小子主動的，說起這件事，我還沒找你算帳呢，你看著兄弟我掉入火坑也不拉一把，到底有沒有良心啊？」

脫掉制服，正要換上便服的狄清宇說著，轉頭把揉成球的襯衫扔在張文彬臉上。那小子根本就是個 **Moneyboy**，他是喝醉了酒，才糊裡糊塗被他帶上了床，還好那男孩沒什麼病，每次想到這件事，他就還有些後怕。

「還怪我？如果不是你自己在那說你是 **Gay**，人家會盯上你嗎？再說我們怎麼知道那不是你事先釣好的？」

狄清宇狠狠瞪了還在說風涼話的損友一眼，套上衣服，抬起腳在他小腿上踹了一下，「好了，以後別提這件事了，走吧，吃飯去，我都餓死了。」

「不至於吧，你們局裡不提供午餐的嗎？」

「現在都幾點了？你以為人人都像你消化功能那麼差啊。」

「說什麼鬼話！分明是你自己的消化功能像頭熊似的！」

互相開著玩笑的兩人打打鬧鬧地出了屋子，到樓下的小吃攤解決晚餐。因為明天是週末，所以晚上約了一批當年警校要好的兄弟出來喝酒。

吃完東西，上樓看了會球賽，見時間差不多了，兩人便一起去了酒吧。

今天的聚會是張文彬聯絡的，狄清宇事前沒有問太多的細節，因此當他跟著好友

來到一間從沒去過的酒吧時，不禁愣住了。

「這什麼時候開的？新店啊。」看著裝潢得很有格調的門和招牌，狄清宇感興趣地問了一句。

張文彬勾著他的肩，嘴角的笑容有著得意的弧度，「嘿嘿，不錯吧，我堂哥開的，是正經地方，今天你就放心喝，不用擔心碰到什麼不該碰到的人。」

「好小子，你肯定也插股了吧。」他一拳砸在好友胸口，兩人心照不宣地相視一笑，一起進了門。

果然，服務生一看到張文彬，立刻滿臉堆笑地迎了上來，「彬哥，你的朋友們已經到了，我帶你們過去。」

「好啊，你們老大今天在嗎？」

「濤哥還沒來，不過他說晚點會過來。」

「嗯，走吧。」

跟著服務生往裡走，穿過一扇分隔門，震耳欲聾的音樂鑽入耳膜，已經有陣子沒來泡吧，一下子聽到熟悉的音樂，兩人都不禁興奮起來。

進去後，在吧台附近的小圓桌看到了已經先到的幾個人，張文彬謝過服務生，拉著狄清宇走了過去。

雖然大夥都是同一所警校畢業的，但因為畢業後分到不同的部門，平時往來並不頻繁，也正因此，難得聚一次，總是不醉不歸。

「喂，最近在忙什麼？」一屁股在老同學旁邊坐下，狄清宇勾上對方的肩膀，笑著問道。

「好小子，總算到啦，來來，最晚到的先罰三杯。」名叫王晨的男人笑著，一杯酒就遞了過來。

狄清宇也不推託，接過酒杯，大大方方地仰起脖子就先乾為敬。

張文彬無奈地看著他，心想著這傢伙今天肯定又會醉得不省人事。

「最近怎麼樣，沒什麼麻煩事吧？」喝了酒，狄清宇用手肘撞了撞王晨。幾個兄弟裡，就他分在工作量最大的刑事組，也最容易碰上麻煩事。

「最近太平著呢，都是小事，你們呢？」

「也沒事，最近很久沒有加班了。」

「就是說啊，不然也不能像這樣出來喝啊，來，乾，今天不醉不歸。」

幾只酒杯高高興興地碰在一起，笑聲在嘈雜的背景音樂下依然聽得很清晰。

「我說，清宇，你那喜歡男人的怪嗜好現在還是沒改嗎？我認識幾個不錯的女孩子，如果你改變性向了，給你介紹介紹怎麼樣？」

酒過三巡，幾個人臉上都紅通通的，王晨拍著狄清宇的肩膀笑嘻嘻地問著。

幾個老同學裡就清宇到現在還是單身，他自己去年就結婚了，文彬他們也都各自有女朋友。他們認識也不是第一天，很早就知道清宇喜歡男人，但以前也沒見他和誰認真交往過，所以他們總覺得那只是他隨口胡說的。

但是，去年在酒吧裡碰到的那個美少年，確實和他上了床，這也是不爭的事實。狄清宇聽了這話，翻了個白眼，旋即聳肩笑了笑，「應該沒有吧，我從小就對女

人沒感覺。」

「有沒有感覺，你沒試過怎麼知道？今天這裡也有不少女孩子，你先找一個試試？」

「試什麼啊？怎麼試？」

「隨便找一個親一下試試嘛。」

王晨也有些醉了，說話都開始結巴。這句話本來也只是個玩笑，誰知道傳進同樣醉了的狄清宇耳裡，竟然真的成了個建議。

只見他一口喝乾剩下的半杯酒，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，揮舞著手臂哈哈笑道：「也對哦，沒試過怎麼知道，很好，我今天就找個可愛的女孩子試試。」

說完，他眯著眼睛朝四周看，酒吧藍色的 LED 燈閃爍著，朦朧的視線裡，他看到吧台邊好像坐了個女人。

衣服的款式看不清晰，但那一頭瀑布般的柔順長髮披在背後，倒是顯眼。

狄清宇嘴角勾起一絲迷人的笑容，臉上雖然已經顯出醉意，但仍然無損他的英俊，旁邊張文彬似乎在和他說什麼，但他腦子裡一片空白，什麼都聽不進去。

他從桌子後走出來，腳步踉蹌地朝吧台走了過去。

王晨在他身後不斷叫好，張文彬等人則驚訝地看著他，心想這傢伙不至於真的有膽子做什麼吧？而且對象還是女人。

記得以前還在警校的時候，他們也曾給他介紹過女朋友，清宇可是連牽手都不願意啊。

穿過了其他幾桌哄笑拚酒的客人，到了吧台邊，狄清宇一隻手撐在吧台上，另一隻手直接搭上了女人的肩膀，眯著眼睛笑，「小姐，一個人嗎？要不要玩接吻遊戲？」

說完，也不等人家回答，腦袋就慢慢湊了過去。

女人似乎並沒有受驚，只是慢慢轉過頭，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就這麼直勾勾看著他。是個美人耶，這下賺到了！狄清宇在心裡驚豔地感慨一句，眼睛一閉，朝著對方的唇就吻了過去。

柔軟濕潤的唇上帶著威士忌辛辣的氣味，還有一點冰涼的感覺，就像是小時候吃的果凍一樣，他忍不住伸出舌頭去舔對方的唇，酒氣沾上舌尖，沿著味蕾傳了過來。

他趁著對方啟齒的剎那，大膽地把舌頭伸了進去。

溫熱的口腔裡也帶著酒氣，更讓人激動的是，對方並沒有被動地等待他的動作，而是主動纏上舌頭，加深了這個吻。

狄清宇覺得自己幾乎要飄起來了，他纏著對方的舌頭用力吮吸，輾轉的唇齒間，彼此口中帶著酒氣的津液互相傳遞著。

一個法式熱吻持續了足足有兩、三分鐘，唇分離時，彼此嘴角牽出的銀絲在燈光下泛出淫靡的色彩。

狄清宇慢慢睜開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真的吻了一個女人，而且，感覺還特別好。

但是，當他看清眼前人的模樣時，原本微眯的眼睛瞬間瞪大了。
不陌生的容貌在吧台鵝黃色的燈光下顯得蠱惑人心，狹長的鳳眸中透著陰沉的冷笑，卻讓被吻得紅腫的唇襯出更加妖豔的魅惑。
視線往下，白皙纖細的脖子出現了突兀的喉結，狄清宇瞪大了眼睛慢慢閉上，失去意識前，在心中哀嚎起來：不會吧！又是他！
倒在地上昏過去的他，沒有看到坐在位子上的美人，正以十分鄙夷的眼神看著他。

「唔……頭好痛……」一大清早，一聲哀嚎從床上的狄清宇嘴裡傳出來，他抱著自己的腦袋，在太陽穴揉了好一陣子，才勉強睜開了眼睛。
映入眼簾的是完全陌生的環境，他怔怔地出神幾秒，這才茫然地坐起身。
看周圍的環境，他應該是在誰的家裡，可是，他不記得這是哪個他認識的人的家啊。

抓了抓腦袋，他開始回憶昨晚的事，宿醉後的頭痛讓他一時間什麼都想不起來，但隨後，空白一片的腦子裡就突然跳出一個人。

黑色的長髮，瓜子臉，邪魅的鳳眼，紅腫的唇……

Oh my God！呻吟了一聲，狄清宇重新抱住腦袋，彎腰把頭埋進被子裡。天，這個世界上大概沒有比他更烏龍的人了，竟然連續兩次認錯別人的性別。

而且，還是同一個人！

但是說到底，還是要怪那傢伙，明明是男人卻留那麼長的頭髮，可惡，保養得還那麼好……

忙著在腦子裡做著自我辯解，狄清宇沒意識到有人推門走了進來，直到被人一巴掌拍在腦袋上，他才驚訝的抬起頭。

「怎麼？還在回味昨天的法式熱吻啊？竟然讓你爽暈了，看樣子對方也不簡單嘛。」戲謔地開了口，張文彬那欠扁的笑容，讓狄清宇差點氣得吐血來。

「開什麼玩笑，我是喝醉了好不好，你這傢伙，又一次眼睜睜看著兄弟跳進火坑，簡直沒有人性！」

「喂喂，你當時自己說要找個女人試試，我們都在為你高興呢，誰知道你竟然吻了人家就暈了，害我們得替你擦屁股、跟人家道歉。」張文彬說著，抬手往他手臂上又砸了一拳。

狄清宇愣了幾秒，扯扯嘴角，「你說什麼？你們後來有跟他道歉？」

「可不是，還好人家不跟你計較，不過那還真是個美人啊，你小子，看來還是可以和女人交往的嘛。」

張文彬說著又擠眉弄眼，滑稽的表情讓狄清宇鬱悶地翻了個白眼，「你們這麼多人，沒看出來他是個男的？」

難怪那傢伙說現在的警察眼睛不好，看來這句話說得還真對。

這下換張文彬呆若木雞地答不上話了，他足足愣了好半晌，才訥訥地開口，「男的？」不會吧！他們還真沒發現那是個男人啊！

「他就是前天晚上被我追的人啊，原來你沒見過他？」

「沒有啊，之前一直聽同事說起，但是我那晚是第一次值班時碰到他，這麼說起來，那頭長髮倒確實很像。」張文彬邊說邊想，這才恍然大悟。

狄清宇斜睨了他一眼，重重嘆了口氣。看樣子會認錯人真的不是他的責任。

昨夜他本來就在奇怪，怎麼和個女人接吻也這麼有感覺，現在看來，他果然還是只能接受男人。

他還記得國小時曾被班上的小女生強吻過一次，只不過是嘴唇貼嘴唇的那種，而且不到五秒鐘，結果他回頭就大吐特吐。

這個舉動深深刺傷了人家小女生的幼小心靈，她後來再也沒和他說過一句話。

想到這裡，狄清宇又嘆了口氣。這麼說起來，昨天那個美人還真是對他的胃口呢，昏過去前隱約看到他冷冷看著自己的眼神……看來就連個性都是自己喜歡的類型。

「喂，我說你在想什麼？傻笑成這樣。」張文彬抬手推了他一下，看著他臉上的下流笑容就覺得無奈。看樣子好友這輩子注定要死在男人手裡了。

「要是讓我知道他是誰，我就去追他。」握了握拳，狄清宇一臉興奮的笑容讓張文彬幾乎想一拳揍醒他。

「你以為誰都跟你一樣變態，喜歡男人啊。」

「那當然不是，但是，他跟我是同類。」挑了挑眉，狄清宇這句話說得很肯定。張文彬新鮮地看著他，「怎麼看出來的？」

「直覺。」

「去你的，你是女人啊！」都說女人的直覺是敏銳的，他可沒聽說過男人的直覺是敏銳的。

狄清宇笑得咧開嘴，從床上一躍而起，抬起手臂擺出一個健美先生的姿勢，赤裸的上身肌肉繃緊，他斜睨著張文彬，得意地說：「來來，看看我的身材再說我不是女人。」

張文彬徹底無語。

不過不得不承認，清宇天生有副好身材，超過一百八的個子，加上黃金比例的身材，肌肉勻稱強健，小麥色的皮膚，就連在警校一群猛男裡都是人見人羨。

深知這個話題沒有繼續的必要，張文彬在他腿上踹了下，抓起旁邊的衣服扔到他臉上，「少得意一次會死啊你，穿好衣服。」

這時候，門被人推開，一道碩長的人影走了進來，套上了衣服的狄清宇朝門看去，進來的是張文彬的堂哥，張濤。

他這才意識到，這裡應該是張濤的家。八成就在酒吧的樓上，也許昨天看他醉暈，就讓他在這裡睡了。

「濤哥，早，昨天真是不好意思。」抓了抓腦袋，他主動開口招呼。

張濤看到他醒了，無奈地搖了搖頭，笑著說：「好小子，連華洛都敢強吻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。」

華洛？狄清宇腦子裡靈光一閃。原來濤哥認識那個美人？那真是太好了！

「昨天那美人叫華洛？中華的華，洛陽的洛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濤哥的熟人？」

「那倒不算，只不過最近他常來，聊過兩次。」張濤聳了聳肩，拉開櫃子給狄清宇找牙刷。

一聽華洛常來，狄清宇頓時來了勁，還想繼續問，張濤已經拿了支牙刷出來，指著他的鼻尖說：「清宇，華洛這種人，我勸你還是別惹的好。」

聽了這話，他眨了兩下眼睛，不解地看著張濤。

「知道風華門嗎？你們兩個都是警察，應該有所耳聞吧？」看著狄清宇接過牙刷，張濤在沙發上坐下，修長的雙腿交疊，神色嚴肅。

狄清宇和張文彬對視一眼，兩人都點了點頭。

風華門名氣還挺大的，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應該聽說過，那是個飛車黨組織，而且在當地為數不少的飛車黨裡，是規模比較大、實力比較強的。

他們所在的市因為傍山而建，給喜歡玩極限運動的人提供了很好的天然練習場，市的飆車族經常在晚上到山道那裡比賽，讓警方非常頭疼。

好在那些危險山路，晚上除了他們也沒有別人去，沒造成過傷亡，時間久了，警方也就懶得管了。

不管怎麼說，讓他們在山路上玩，總比讓那群傢伙在街頭巷尾竄來竄去的好。

「華洛的父親是風華門的創始人，雖然風華門現在不是他當家，但他的地位應該不低，就算飛車黨不像黑社會那麼可怕，但大都也是流氓混混，你惹惱了他，恐怕不好收場。」

「如果我是誠心誠意要追求他的話，應該不會惹惱他吧？好歹我是一片真心啊。」張濤和張文彬都沒料到，狄清宇接話竟然接得這麼快，還這麼理所當然。

張文彬一臉被打敗的表情，無奈地開口，「我說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這麼信心滿滿啊，你確定他不會因為覺得你冒犯了他，而派一群手下來修理你？」

狄清宇對他扮了個鬼臉，眯起眼睛笑得愉快，「不會的，我的感覺不會出錯的。」這一句話，讓兩人都別過臉去，不再理他。

在樓下一起吃了遲來的早餐，狄清宇就一個人先走了，張文彬下午要陪女朋友逛街，於是非常理所當然地拋棄了他。

回了家，在屋裡轉了一圈發現沒事做，他想起之前張濤說的話，嘴角漸漸勾起一抹詭異的笑容。

既然知道了名字，要查出那個人住在哪裡，對他這個警察來說可不難。

主意打定，他穿上夾克，轉身又出了門。

第二章

騎著車來到局裡，資料室裡正好沒有人，狄清宇隨便找台電腦坐下，輸入密碼後打開電腦。

華洛這個名字很特別，市姓華的人就只有兩個，從資料上看，另一個人應該是華洛的父親，三年多前就病逝了。

他調出了華洛的資料，身份證上的住址果然和現在的不同，還好今年年初剛做過

人口普查，否則他就沒辦法確認華洛的住處呢。

記下了地址和電話，他看著資料上華洛的照片，酷酷的笑容和美麗的臉孔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他好像從未對誰產生過這麼濃厚的興趣，這算不算是一見鍾情？

狄清宇是相信感覺的人，就像小時候經歷被女生強吻、忍不住吐了的事件後，他就確信自己不喜歡女人一樣。那晚在月色下見到華洛，他就確信，自己想得到這個人。

拿著筆的手指在電腦桌上輕敲了幾下，他對螢幕上的華洛拋了個媚眼，笑著站起身，關掉電腦。

走出警局，現在的他只覺得神清氣爽，昨夜宿醉的頭痛已經消失，他決定立刻就去找華洛，展開追求計畫。

摸出抄了地址的紙條，狄清宇開始在腦子裡規劃路線。華洛所住的社區離他家並不遠，看來以後下班可以經常去騷擾他。

主意打定，他默背下住址，把紙條塞回口袋裡，帶著滿臉微笑出發了。

花了半個小時找到華洛的家，眼前出現的是一棟設計簡潔漂亮的大樓建築。

藉著有人外出打開鐵門的機會進了大樓，乘著電梯到八樓後，眼前出現一扇香檳金色的防盜門，四角的雕花帶著幾分華貴卻冷酷的味道，像極了它的主人。

狄清宇對著擦拭得亮晶晶的金屬大門整理了下儀容，然後按響門鈴。

等了約莫一分鐘，屋門打開了。

華洛的臉色有些陰沉，一看到來人，狹長的鳳眸驀然睜大，「你怎麼會知道這裡？」他驚訝的問題讓狄清宇嘴角的笑容咧得更大。很好，他問的是「你怎麼會知道這裡」，而不是「你是誰」，看來他還記得自己。

豎起一根手指，他欠扁地眨了眨眼睛，「這可是商業機密。」

頓了頓，看著華洛一臉想揍人的表情，他不怕死地繼續說：「可以進去嗎？」

很多年以後，華洛回想起那天，都覺得自己當時一定是鬼迷心竅，才會那麼乾脆的側過身，讓狄清宇進了家門。

而那個突然出現的熱血單細胞生物，也從那一天開始，逐漸走進他的生活，將他原本單調的人生徹底改變。

「你這裡真不錯。」進了屋，狄清宇站在客廳裡環視四周，品頭論足起來。

華洛大概到這時候才意識到自己似乎不應該放個陌生人進來，眉頭皺得死緊，不爽地開了口，「你到底來幹麼的？」

狄清宇轉頭，掛著大大的笑容走到他面前，大方地伸出手，「還沒自我介紹，我叫狄清宇。」

華洛狐疑地看著他，沒有去握他的手，漂亮的眼睛一瞪，重複了一遍剛才的問題，「你到底是來幹麼的？」

哈哈乾笑了幾聲，狄清宇收回手撓撓腦袋，然後斂起油腔滑調的嘴臉，正色地開了口，「其實，我是來告訴你，我想追你。」

這一句話讓華洛滿臉錯愕。

好半晌，他翻了個白眼，把狄清宇一把推向門口，「神經病，給我出去。」

「華洛，我是說真的，我對你一見鍾情了。」

用力抵著門，狄清宇扭頭看著華洛，認真地告白，見對方不想理他，他又加了一句，「我看得出來，你和我是同類人，就算你現在不喜歡我，至少讓我追你嘛。」華洛停下推他出去的動作，兩手環胸地瞪視他，「你哪隻眼睛看出我和你是同類人？」

狄清宇抬起手，指著自己的兩隻眼睛。

華洛被他弄得哭笑不得，閉起眼睛深吸了口氣，再睜開，「是張濤告訴你我的名字和地址的？」

「濤哥只說了名字，地址是我自己搞到的。」

「你和他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啊，那個啊，我和濤哥的堂弟是同學。」

華洛怔了怔，一把抓住狄清宇的衣領，瞪大了眼睛問：「你是條子？」

他原本還以為只是他的條子朋友找他幫忙追自己，華洛怎麼也沒有想到，狄清宇也是個條子。

這下，換狄清宇眨著眼睛愣住了。

看來，是濤哥跟他提過自己的堂弟是警察，這傢伙的反應還真不是一般的快，而且很會套話嘛。

不過既然已經被察覺了，撒謊總是不好的，狄清宇抿著唇點了點頭，又攤了攤手說：「我的職業和我要追你，沒有衝突吧？」

華洛鬆了手，無語地看著他，「張濤應該告訴你我的身份了吧？一個條子要追求一個飛車黨？你腦子燒壞了嗎？」

「法律沒有明文規定警察不能追求飛車黨吧？」

「現在的條子都像你這麼厚臉皮嗎？」嘴角勾起一絲陰沉的冷笑，華洛諷刺地看著他，語氣刻薄。

狄清宇被他瞪得有些不自在，又聽出他話裡明顯的厭惡，只能舉起雙手投降，「好好，看來我說什麼你都不相信，那我用行動證明好了，我沒想過一次成功，我們可以慢慢來。」

認真的神色，認真的言語，狄清宇的態度讓華洛一怔，抬眼看了他幾秒，依然指向門口。

狄清宇重重嘆了口氣，一臉委屈地扁了扁嘴，轉身走出去。

直到金屬大門在身後「砰」一聲關上，他才失望地垮下臉。真沒想到，像他這樣要臉蛋有臉蛋、要身材有身材的大帥哥居然也會出師不利，這世道真是……唉。搖了搖頭，他最後回頭朝門看了一眼，轉身走了。

華洛並不認為，狄清宇的那些發言，是真的。

比如他對自己一見鍾情，又比如，他要追求自己。

但自那天之後，他深刻的體會到所謂打不死的蟑螂。

「華洛。」

這天，他剛下班回到家，還沒來得及換衣服，門鈴就響了，走過去開門，發現門外的人竟是狄清宇，他還穿著警察制服，掛著滿臉笑容。

華洛的直覺就是關門，卻被他一把攔住，「喂，不要這樣嘛，一起吃飯吧，我今天正好在你家附近執勤，晚上還要繼續，只有一個小時吃飯時間。」

「我對和陌生人一起用餐沒興趣。」冷冷地說了一句，華洛「砰」的甩上門，轉身繼續換衣服。

但門鈴卻鏗而不捨地又響了起來，他索性進了臥室，關上房門，這才聽不見外面的門鈴聲。

過了大概五分鐘，華洛走出房間，到陽台上替盆栽澆水，沒再聽見門鈴聲，又等了約莫十分鐘，才決定出去吃飯。

但下了樓，卻看到狄清宇正在警衛室和保全聊天，兩人哈哈大笑的樣子好像已經很熟稔，華洛沒興趣聽他們在說什麼，筆直地朝前方走，目不斜視地出了大樓。到社區附近的餐廳點了一份蓋飯，結果剛坐下，就有個人走到他身邊，也一屁股坐了下來，「原來你喜歡來這裡吃。」

談不上陌生的嗓音令他微微蹙起眉，轉頭，果然是狄清宇。

華洛沒接話，轉頭看向窗外，不打算搭理他。

狄清宇有些受挫地垮下肩，單手撐著腦袋，看著華洛漂亮的側臉，突然問了一句，「喂，你那天到底為什麼要回吻我？」

他的聲音雖然不響，但也沒有刻意壓抑，在還算安靜的餐廳裡，像投了顆炸彈一般。

周圍頓時射來十幾道驚詫的目光，狄清宇看著華洛轉回頭，但對方臉上的神色卻出乎他意料的平靜，只有斜睨的眼裡帶著挑釁，「只是一個吻而已，就讓你昏了頭了嗎？」

周圍那十幾道驚詫目光的主人同時倒抽了口冷氣，就連和華洛熟識的老闆都瞪大眼睛，變成一尊石像。

狄清宇當然也沒料到華洛會在大庭廣眾之下如此大膽的回諷他，低聲笑著，再次肯定這傢伙果然連個性都很對自己胃口。

「當然不是，我只是很好奇。」聳了聳肩，他笑著說。

華洛哼了聲，「不是你說要玩接吻遊戲嗎？」

「換了是誰你都會那樣？」

「是啊。」華洛無所謂的回答，讓狄清宇胸口一悶。

這傢伙，不會是隨便的人吧？

老闆在這時候端上了華洛點的蓋飯，他拿了筷子開始吃，也就不再搭理狄清宇，吃得很快，狄清宇幾次再和他說話，都沒有得到回應。

「喂，華洛，我也不指望能馬上追到你，總是要先從朋友做起的。」

結了帳走出餐廳，華洛就聽到狄清宇在自己背後如是大聲喊道。

但他沒有回頭，嘴角勾著一抹冷笑，根本沒把他的話聽進去。

晚上他下樓扔垃圾，意外地看到狄清宇真的在執勤。

本來以為他說在這附近執勤是隨口說的，不過是想騙自己和他一起吃飯，所以看到是事實，心裡有點小小的震撼。

也許是因為，以前碰到過想追求他的男人，都是些謊話連篇的傢伙。

那時狄清宇正在扶一位老人過馬路，高大的背配合著老人的身高彎曲著，俯低了頭在和老人說著什麼，兩人都笑意盈盈的，就好像是一家人一般。

華洛常常在晚上看到這附近執勤的警察互相聊天打屁，卻對那些蹣跚過馬路的老人視而不見，他之所以討厭警察，這點也是部份原因。

不過現在他發現，這個叫狄清宇的傢伙，似乎是個不錯的警察。

「啊，華洛你回來了，今天比較晚嘛。」

隔了幾天，華洛下班回來，又看到了狄清宇。

當時他正在華洛鄰居家裡，手上拿著支螺絲起子，好像在幫鄰居修電視。

其實狄清宇之前來過好幾次，但每次都是華洛先到家，明明在家還是給他吃閉門羹。

他沒想到這傢伙會執著到這個地步，自己明明已經明確拒絕了，他卻還不肯放棄。

他總是一臉認真地說：「我是真的喜歡你。」

這句在華洛聽來根本就是笑話的話，從狄清宇嘴裡講出來，竟讓人無法一笑置之。

鄰居看到他，笑著走了出來，「華洛，不好意思，本來要送修的，結果出門碰到你朋友在等你回家，他說他會修，就麻煩他了。」

華洛很想說「他不是我朋友」，但看到狄清宇笑得一臉燦爛的樣子，不知為什麼，這句話有些說不出口。

也許，是因為突然想起狄清宇對他說過的那句「總是要從朋友做起的」。

他想起自己其實沒什麼朋友。

所以最後，他只是淡淡地應了一聲。

狄清宇修好了電視，在鄰居小姐感激的目光下，終於以「朋友」這個身份，順利進了華洛的家門。

「還沒吃飯吧，走，我帶你去我最近剛發現的一家店，你絕對會喜歡的。」

他熱絡的樣子讓華洛一時反應不過來，不懂這個世界上怎麼真的有如此自來熟的人？

見他似乎怔住了，狄清宇笑著伸手一把拉住他的手臂，把他拽出大門。

手掌的溫度透過衣物傳遞到皮膚上，華洛直覺地想甩開他的手，卻發現狄清宇用了不小的力氣，緊緊握著自己的手臂，根本甩不開。

他有些惱怒地睜大眼睛，抬頭卻看到他正對著自己笑，咧開嘴露出一口白牙，不符合他這年紀的天真笑容，卻不知道為什麼，在那一瞬間把華洛的心湖攪得一片混亂。

華洛只好在心裡嘆了口氣，任由著他拉出了門，一直到進了電梯，狄清宇才放開他的手。

「剛才幫你鄰居修電視的時候聽說你胃不好，還經常不按時吃飯？」安靜的電梯

裡，狄清宇看著他微垂著臉，試探性地開口。

華洛抬起頭，有些驚訝地挑起眉。

「嘿嘿，你一定不知道吧，看你也不像會關心鄰居的人，你鄰居那個女孩子人很好，一直很關心你，正好你們兩家的窗戶又是可以看到彼此的客廳。」

「她怎麼知道我胃不好？」

「她說有幾次看到你蜷縮在沙發上，好像很痛苦的樣子，加上看到你三餐常不按時吃，就猜你是有胃疾。」

狄清宇說到這裡，微微皺起了眉。雖然華洛這個樣子，一看就是很不會照顧自己的人，但是自己的身體，至少要好好注意吧？

華洛卻不屑地冷哼了聲，沒有反駁，也沒有承認，但過了幾秒，狄清宇發現他有些失神，垂著眼臉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忍不住出聲問了一句，總覺得他這樣的表情，是想到什麼不愉快的事。

華洛一怔回過神，抬起頭看了狄清宇一眼，冷漠地回答，「沒什麼。」

出了大樓，兩人騎上各自的摩托車，狄清宇帶路，離開了社區。

狄清宇的車是大學畢業時買的，已經有了些年紀，性能上和華洛的不能比，加上他又是警察，總是得遵守交通規則，因此一路上，華洛跟著他開得很憋。

平時飆車飆慣了，突然這樣做好市民，感覺實在是不爽。

騎了大約二十分鐘，兩人在一條不起眼的巷子停下車。

華洛挑著眉跟著停下車，左看右看，也沒看出來這附近有像樣的餐廳。

狄清宇卻嘿嘿笑起來，指著巷裡一扇小得幾乎沒人會注意到的門，一臉發現寶藏般的得意笑容，「進來吧，這家店的麵絕對一級棒，而且很便宜喲。」

麵？騎了二十分鐘的車就為了吃碗很便宜的麵？

華洛瞪著眼睛，用看白癡似的眼神不可思議地看著清宇，懷疑自己是不是幻聽了。卻聽到狄清宇笑著又補充一句，「我覺得你一定會喜歡的。」

「你到底哪裡來的自信？」微眯著眼冷冷問了一句。

但華洛這種沒好氣的表情到了狄清宇眼中，卻只覺得說不出的可愛，他甚至有股想吻他的衝動。

為了不讓自己在公眾場合做出不禮貌的行為，他咳嗽了兩聲收斂心神，並別開視線，推開小門，彎腰進了店。

華洛這才注意到，小門上有四個字，阿娘麵館。

他強壓下心裡掉頭就走的衝動，半晌後跟著跨了進去，就聽到狄清宇熱情地喊，「老闆娘，我帶朋友過來了。」

「啊，清宇啊，快坐，我這就給你們下麵。」答話的是個滿頭白髮的老奶奶，滿臉歷經滄桑的皺紋，微駝著背，看上去又瘦又小，但精神很好，說話的聲音中氣十足。

店裡空間不大，只有三、四張桌子，除了正在下麵的老奶奶，還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孩，正從櫃子裡拿碗。

「這裡的生意很好，每天賣的麵都有限額，賣完為止，今天要不是我中午和老闆娘事先打了招呼，現在過來就只能吃閉門羹啦。」

狄清宇從桌上的筷筒裡拿出兩雙筷子，一雙遞給華洛，一雙自己拿著，目光頻頻朝老奶奶下麵的灶爐看去。

「你就肯定今天能約我來？」

「哈哈，你要是不來，我就自己吃兩碗。」

他這理所當然的口氣，聽得華洛有點不爽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鄙夷地哼了一聲，「看你那樣子，口水都要流下來了。」

狄清宇回過頭，撓了撓腦袋哈哈笑，竟然也不反駁。

倒是拿著碗正遞給老奶奶的女孩回過頭，咯咯笑了起來，「等你吃過奶奶下的麵，你以後也會這樣。」

清脆的笑聲如銀鈴一般，聽得華洛一怔，抬眼，看到女孩咧著嘴笑得開懷。

華洛突然有點明白，為什麼狄清宇會喜歡這個地方，也許，並不只是因為這裡的麵好吃。

「麵來了。」老奶奶端著剛起鍋的麵，蹣跚地往這邊走，狄清宇連忙起身去接過碗，自己端了過來，「老闆娘，辛苦了，快坐下來吧。」

「沒事的，我這把老骨頭還行，你就放心吧。」老奶奶笑著應完，又轉身去洗鍋，女孩見狀，連忙跑過去幫忙。

狄清宇看著她們忙碌的背影，欣慰地笑了起來，那笑容和平時大刺刺的笑有些不同，是發自內心的，從眼角漾開的笑容。

華洛看到他笑容綻放的過程，有些怔愣，忙把視線移回眼前的麵上。

桌上放著的是一碗很普通的雪菜肉絲麵，印象裡，自己至少有十幾年沒有吃過這種東西了。

「華洛，快吃啊，很好吃，我不騙你。」清宇邊說邊夾起自己碗裡的麵，說完，低頭吃下一口麵，臉上頓時湧起滿足幸福的表情。

華洛被他生動的表情給蠱惑了，好奇地也嚐了一口。

滑的麵條極有嚼勁，到了嘴裡，雪菜的香味散在味蕾上，伴隨著咀嚼，雪菜浸過紅糖的甘苦味道慢慢融進麵條裡，產生一種美妙的滋味。

「很好吃！」微微睜大了眼睛，他忍不住讚嘆一句。

狄清宇哈哈笑了起來，得意地說：「那當然，我推薦的東西，肯定是最好的，我一發現這裡，就想著一定要帶你來嚐嚐。」

華洛怔了怔，半晌後，不由得微微勾起嘴角。他不答話，只是低頭大口吃起麵來。而那個轉瞬即逝，甚至難以察覺的笑容，被狄清宇清晰地捕捉到了。

吃完了麵，兩人都滿足地長吁口氣，又和老奶奶祖孫倆聊了會天，這才告辭，走出店門。

來到店外，華洛做了個深呼吸，覺得身心舒暢。一碗麵不過吃了二十分鐘，他卻覺得堪比吃了頓大餐。

狄清宇伸了個懶腰，臉上的滿足還沒有退去，眼睛裡閃著明亮的光，看向華洛，

「你晚上要去參加風華門的活動吧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好吧，我就不纏著你了，明天開始我連續值夜班，有一陣子不能去找你了，不要太想我啊。」

「誰會想你。」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華洛跨上摩托車，掉轉車頭，頭也不回地離開了。

狄清宇站在原地沒有馬上走，看著他的背影，直到他消失在視野裡，才笑著搖了搖頭，騎上自己的摩托車。

就算華洛表面上對自己的態度仍然惡劣，但狄清宇知道，他已經在一點點慢慢接受自己。

最好的證據，就是他現在至少會笑了，即便那笑容並不是為了自己而綻放。

Crescent